

前漢書

冊五



前漢書卷九十三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

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臥起

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有之有關係○宋祁曰注末當有

也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駸驥貝帶師古曰以駸驥貝帶

飾帶駸驥即駸鳥也駸音峻驥音儀說在司傳脂粉

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

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孝武

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

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

前漢書卷九十三

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秭侯金賞師古曰秭音丁義反嗣父車騎

將軍日磾爵爲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於常人也

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

席斝書及帝卽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

乘號爲愛幸其人謹勅無所虧損師古曰勑整也爲其小妻

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濯船

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文帝嘗夢

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

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覺而之漸

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以夢中陰自

求推者郎師古曰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

見也召問其各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

曰說讀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

曰悅愿音願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

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者以此者十數○劉歆曰積

萬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師古曰間謂

公顯也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

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

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

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

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上不

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

太子入問疾使太子齕癰師古曰齕音仕客反○宋祁曰

注文血字下太子齕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

疑有也字下

醋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

師古曰繇讀與此類

及文帝崩

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

錢

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音工鈞反

下吏驗問頗有遂

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

竟案盡

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還庸直而會沒入故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

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責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

沒入之耳非負長公主賜鄧通

師古曰即館陶長吏

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

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慈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宋祁曰

注文公字上疑有長字給字上疑有且字食也也字

剛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穉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

聰慧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

注文自字疑作已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

鄧通師古曰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

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遽通未行師古曰已稱遽止

也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

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

嫣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

曰還爵封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嫣侍出入

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

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師古

曰說讀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子

增封龍雒侯

師古曰雒字或作頌

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師古

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師古曰延樂人也

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

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

女弟得

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

時上方興天地諸祠

宋氏校本云漸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

欲造樂令

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

新聲曲

宋氏校本云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新字

而李夫人產昌邑王

延年繇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

起其愛幸埒韓嫣

師古曰埒等齊也○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久之延年第

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

師古曰弛

解也音反

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

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

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

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書下

當有尚字

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

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

○宋祁曰本無事字

方隆好於音樂以

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

○師古曰少骨肉之精專可信

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

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

持詭辯以中傷人

○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睚

眦輒被以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

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

書事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闢

建白以爲尚書百官

之本國家樞機

師古曰立此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

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云應古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

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

語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

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

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髡

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宅事論死

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不敢自寬縱顯與

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

皆得寵位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

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

言其

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

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

師古曰逡音千旬反脩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天子召見欲以爲

侍中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事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罷逡歸郎官○劉攽曰宜作故其後御史大夫缺

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

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

必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

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

用語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

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師古曰間音工覓反迺時歸誠

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

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

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

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

臣屬任以事

任古曰過猶誤也屬音之欲反

羣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

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

音尺平反

任天下之怨

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

音尺平反

唯陛下哀憐財幸

與裁同

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

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賞同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

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

姍己古師

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

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

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

曰姍古訕字訕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爲

謗也音所諫反

古師

古師

古師

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

御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定陶恭王愛

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

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

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

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

御古曰滿讀曰憊音悶

諸所交結

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

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

去牢與陳實無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

宋祁曰孺越本作孺校本作孺

魏郡元城人也少

以太后姊子爲黃門郎未進

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

幸會大

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

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帝嘉長義拜

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

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

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繼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

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

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疲侍中衛尉長數

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

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

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爲定陵侯大見

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衆鉅萬

師古曰衆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

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爲龍維思侯

夫人晉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因

嬖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

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嬖每入

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

師古曰嫚褻也易

輕也易音弋鼓反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

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

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

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

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

衣冠議語署置

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入爲某官某人主某事

具言其

臯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

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

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

長驕佚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

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

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

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

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

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爲侍中奉兩宮使親密

師古曰言爲使

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

政立自疑爲長毀譖常怨壽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

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長以珍

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

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

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母長定宮師古曰侮

古侮字謀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

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其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

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

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臯莽復

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

於天子近音其斬反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

俱爲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

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

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

二歲餘

賢傳漏在殿下

師古曰傳漏奏時刻

爲人美麗自喜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哀帝望見說其儀貌

師古曰說讀曰悅

識而問之曰是舍人

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

父爲雲中侯卽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

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

賞賜綦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

褻

師古曰籍謂身臥其上也有衣褻字

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寐之反不欲動賢迺斷褻而起其恩愛至此

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

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

若英妻子居官寺舍又召

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各其舍爲椒風以配

椒房云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

昭儀及賢與妻旦夕

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

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

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儔天子之制

度者也

木工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

師古曰檻

板也綈厚繒也音徒奚反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

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

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

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鐘狀連縫之

以黃金爲鏤○宋祁曰玉爲柙字下當有皆字

又令將作

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

孟康曰堅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漢解在霍光傳

外爲徵道周垣數里門闕衆惡甚盛上

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

雲后謁祠祀祝詛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

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

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

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

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

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

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

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

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

死明甚憐之上竈重賢欲極其位

師古曰竈益也

而恨明如

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祀詛雲

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

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

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

及栩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相姓也音許羽反○而

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

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朕

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位尊

任重旣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又

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古曰以

懷此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

善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

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於讀曰蓋君親無將將

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

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

羊傳曰牙欲立其同母兄何魯爾誅不得避兄弟若臣之義也趙盾穿晉大夫趙宣子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朕閔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師大夫也為法受惡勅同與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謂比周也音頻疾反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曰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法故引噬膚之言也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時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

威可不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

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

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

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

矣

師古曰

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

○宋祁曰

臣字下當有賢字

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

師古曰傳語之人也

上令譯

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

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

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

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

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人賢至中門光入閣

○宋祁曰

入字上當有又字

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鉤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

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師古曰侔等也

是時成帝外家

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

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

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

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

○劉敞曰多久字

病免爲

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

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

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

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

所能堪邪

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

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

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

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師古曰悅

後上

置酒麒麟殿

師古曰未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

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

師古曰言從容視賢

笑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闕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

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

然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左右皆恐於是遣闕出後不得復

侍宴賢第新成功堅

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

治之甚堅牢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

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

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葬前以大司

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葬佐君賢頓首幸

甚

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太后遣使者召葬既至以太后指

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

司馬中

宋祁曰入出當作出中字上當有門字

賢不知所爲詣闕免

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賢師古曰卽就也

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災字元元蒙

辜師古曰卽就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也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

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

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

棺師古曰謂發冢取其音歟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

光師古曰諷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道也父子專朝

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

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爲空虛父子驕蹇

至不爲使者禮師古曰言不蔽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

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

塗之而又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

前漢書卷九十三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玉衣珠璧以棺

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

至尊無以加恭等

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

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

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誨鄉其第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

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訖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

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

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

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

劉歆曰案後漢傳浮祗爲大司空未嘗爲司馬明多兩

字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

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

修善謹勅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

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柔而色理光澤也言其非獨女德蓋

亦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

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

道

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

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

際國多釁矣

師古曰釁謂間隙也

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

彊棟幹微撓

師古曰撓也音女教反

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

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趙氏爲孝

成皇后退居北宮哀

皇后傅氏退居桂宮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

尼著損者三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

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師古曰殆近也

前漢書卷九十三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鄧通傳鄧猶登也○按史記無此四字

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注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
南謂之徼○胡三省曰匈奴傳侯應上議曰孝武
攘匈奴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
徼也朝鮮傳曰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
曰徼也師古殆未深考歟直言徼以要遮爲義豈
不簡而明乎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前集卷之十三

不勝前報

白蘭山前古溪大洞寺僧直言

前集卷之十三

前集卷之十三

前集卷之十三

前集卷之十三

前集卷之十三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唐虞
時始奔北邊

以上有山戎檢允薰粥

獫音險 師古曰 皆匈奴 別號
 反

居于北

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佗馬驪贏駃是駒餘驂奚

師古曰囊侔言能負囊而馱物也蓋驢種而

馬生也驪駒馬類也生七日而超其驪駒馬類也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

亦各有分地問反其下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幼古則能射少長則射狐兔

長言漸大肉食衛古曰大肉食宋栗惟食肉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

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

侵伐師古曰人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

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

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

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

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師古曰亶父亶父

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亶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

周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

伯昌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

夷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

相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

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

營維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洛邑復居于鄠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北

渭○宋祁曰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以時入貢

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

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

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辟是也辟法也音闢至

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

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

故豈不日戒玁狁允孔棘師古曰棘急也言征役躡時靡

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狁之難故至懿王曾孫

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

允至於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是時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列傳

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

申侯有隙

師古曰幽王宣王之時

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

王于麗山之下

師古曰麗王讀曰麗

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

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

鎬而東徙于維邑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時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

郊

師古曰郊古岐字○劉始列爲諸侯後六十有五

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

釐古曰釐讀曰

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邑伐周襄王

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

蘇林曰汜音凡今攝川襄城是

師古曰襄王惠王之時

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后與

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

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開戎

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

翟或居於陸渾

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

東至於衛侵盜尤

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

立欲脩霸業迺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

弔當是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

洛之間

晉灼曰圜音囿三倉作圉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圜水卽今銀

州

銀水是也書本作圉晉說是也後

傳寫者誤爲圉耳洛水亦謂漆沮號曰赤翟白翟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

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

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

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獮之戎

師古曰皆

在天水界卽縣諸道

及貍道是也源音桓

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烏氏胸衍之戎

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

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

服虔曰烏桓之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

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

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

臨胡貉

師古曰貉音莫伯反

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

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

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

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

子

師古曰卽昭王母也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

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

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

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

師古曰

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傳○宋祁

曰卽本樓煩陰山爲句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

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

里

師古曰御退也音丘略反

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

也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

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如淳曰燕趙秦

其後趙將李

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

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有罪謫合徙戍者

令徙居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

繕者繕之

師古曰繕補也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

陽山北假中

師古曰假地名

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

音氏

匈奴單于曰頭曼

師古曰曼音莫安反

頭曼不勝秦北徙

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邊者皆復去

師古曰適音適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闕

氏生少子

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

姚令威云僕闕董仲舒傳

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闕氏

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

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

質於月氏冒頓旣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

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

頓迺作鳴鏑

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鏑音嫡聽音呼交反

習勒其騎射師古

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

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

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

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

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

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
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旣立時東胡
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
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
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
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
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
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閒有棄地
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土
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
甌音一候反脫音土活反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
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

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

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

南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

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

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言能引弓者也自

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

師古曰尙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

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

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曰攣音丁奚反其國稱

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丈庚反匈奴謂天

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

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師古曰谷音鹿左蠡音盧奚反

左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

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

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

師古曰呼衍卽今鮮卑姓

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

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

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劉歆曰以東屬

下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

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

○劉歆曰

左右骨都侯輔政

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

師古曰裨

音頻移反

○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

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

師古曰且

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

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

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

相傳

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堅柳枝衆騎其法拔刃馳遠三週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

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

曰軋

擣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軋謂擣其骨

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點反軋音女展反大者

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坐者以

尊左爲

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

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

師古曰趨趣向也

善爲誘兵以包

敵

師古曰包裏取之

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

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

丁零隔昆龍新輦之國

師古曰五小國也

昆反窳音弋主反輦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是時漢初定徙

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

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

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卒之墮指

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

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

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

城十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

方盡騷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

師古曰騷青馬也騷音深黑騂赤馬也騷音

龍辭音反高帝迺使使閉厚遺闕氏

師古曰求間之闕氏

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

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

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迺開

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

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得與大

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

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

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

豨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

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

師古

曰卽謂韓信陳豨之屬耳

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闕氏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

父主者言其自主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

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

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

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迺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僂之君

如淳曰僂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僂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淫

之地音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陞

下獨立孤僂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願與娛同

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

等議斬其使者○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

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

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

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

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師古曰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噍之聲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列傳八一中華書局聚

未絕傷痍者甫起

師古曰嶮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

而噲欲搖動

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

連反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

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

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

師古曰圖謀也

年老氣衰髮

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

師古曰汙過誤也弊

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

○宋祁曰晏本

無嘗字

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

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

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

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

非常故

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

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

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

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

自保

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

師古曰轢音來非約各反驚與傲同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師古曰上遣丞相灌郡之縣也

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

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

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

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

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遣漢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

漢

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師古曰不聽後義盧告單于也

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

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師古曰讓書有

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

師古曰少吏猶

言小吏

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

師古曰夷平也

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

師古

也

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

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

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以安邊民

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

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

師古曰虜音火

姑反

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馬

四師古曰

騎馬堪爲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

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師古曰

居止也舍

使者至卽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

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

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

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

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衣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繡給綺衣

以繡爲表綺爲裏也給音工洽反比踈一師古曰踈髮之飾也以金爲之比音頻踈反踈字或

作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

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繡十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

匹錦二十匹赤綈緣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綈厚繒也音

徒奚反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

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難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

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

亦諸侯

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

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行音胡

郎反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

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

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

師古曰印音牛

向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

于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衆也

其得漢絮繒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

師古曰視讀曰

示下皆類此

得漢食物皆去之

師古曰去棄也音止呂反

以視不如重

酪之便美也

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

於是說教單

于左右

劉攽曰說當作施銳音

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

師古曰說

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

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

倨驚其辭

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傲同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

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

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

者乎

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

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

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

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

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

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父死妻

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鬪庭之禮中

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

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

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

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

一國之政猶一

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

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踈

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且

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

衰薄強爲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夫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屈音其勿反夫

力耕桑以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

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

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喋利口也佔佔衣裳

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樂音騰佔音昌占反自是之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

輸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

端也量中者端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

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

也蹂躪也

也蹂躪也也蹂躪也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

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使騎

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候騎至雍甘泉於

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

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

將軍甯侯魏邀爲北地將軍師古曰邀隆慮侯周竈

爲隴西將軍師古曰慮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

董赤爲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大發車騎往

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

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

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爲二官雕渠難

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

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

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

音灼

曰漂音漂水之漂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漂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

背義絕

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

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寢兵休卒養馬

師古

曰寢息也

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

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

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

師古曰由順天恤民世世相從也用也

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劉奉世曰鄰上宜有字不然衍使字

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

吏遺單于秣藁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

萬民熙熙

師古曰和樂貌

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

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

師古曰細

故小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師古曰頗亦偏也

朕與單

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捐棄也

墮壞前

惡以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

類

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以口出氣者

蠕蠕動貌

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

道也俱去前事

師古曰去除反

朕釋逃虜民

單于毋言章尼等

師古曰

匈奴者令不追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

師古曰食言者終爲不信

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

師古曰留志和親之

後漢過不先

師古曰言更不負約

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

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

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

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

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

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

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

師古

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

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

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

奴亦遠塞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

帝立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

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

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

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

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

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閒闌出物與匈奴

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

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

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

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也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

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

巡行微塞也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

史在亭樓上虞翻以矛戟具告單于劉攽曰迺下

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一作

古一中華書局聚

匈奴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

天也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

擊單于日放兵以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

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

路塞師古曰塞之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

貪尙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

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

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

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

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匈奴

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漢囚赦廣赦廣贖爲庶

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

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

師古曰卽韓安國也

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

○劉攽曰

衍之字

匈奴遁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

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

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

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

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

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斗曲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

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

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

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

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

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

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

日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

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

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

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

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

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

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

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

師古

日仍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

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

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

沒晉灼曰介音夏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旣得翕

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漢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兵徼極而

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毋近塞師古

近塞居所以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

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

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

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

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

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
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
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
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劉奉世曰旣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

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

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

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
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
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
地新秦中以實之

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

西減北地以西戍卒

半

○劉敞曰西當作而

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

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爲翕侯信爲單于計居

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

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

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

糧重不與焉

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

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

咸約絕幕擊匈奴

師古曰約謂爲期要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師古

曰徙其輜重令遠去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

會幕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自度戰不

能與漢兵

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

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

級

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

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

孟康曰趙信所作因

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爲單

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

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

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

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

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

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

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

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

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才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

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

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

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

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

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

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

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

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

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贊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

云至匈奴河此衍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

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風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

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

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

下今單于卽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列傳大一中華書局聚

南面而臣於漢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爲

師古曰但空也

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

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

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

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

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

師古曰以墨黥面也

王烏北地人習

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

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

師古曰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

漢使楊

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

師古曰濊與穢

同亦或作穢

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

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

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

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

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

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彊音其兩反

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

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卽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

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復擾

邊今乃欲反古

師古曰反違也

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師古曰言

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其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

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爲欲刺折

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

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旣歸漢使王烏等如匈

奴匈奴復譖以甘言

師古曰譖古詔字

欲多得漢財物給王

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

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

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

使吾不與誠語

師古曰誠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

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迺留

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

師古曰特但也

殊

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

邊漢迺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

備胡

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

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

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

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

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

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

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

因杆將軍築受降城

杆音古曰

其冬匈奴大雨雪

師古曰雨

具音反

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

而劉服曰

好殺伐國

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

師古曰私來報

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

師古曰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

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里

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

期至浚稽山而還

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

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

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

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

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

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

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

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

師古曰句音鉤

是歲太初

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

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胸

師古曰廬胸山名也胸音

勅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

師古曰說讀曰

悅伉音抗即衛青子

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

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

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

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

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

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

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

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

反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師古曰遺留也

高后時單于書絕

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

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爲紀侯所讎而享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

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

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

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師古曰丈人尊老之

稱也行音胡浪反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

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

脫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漢兵物故什六七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

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

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

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以其

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

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宋祁曰博德本作萬校本改作博

將萬餘人

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師古曰韓

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

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

反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

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

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

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

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

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

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
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幸死傳之於我
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
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

音曰

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

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旣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
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
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
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
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
北邸鄯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民
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
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

見還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

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

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

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

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

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闐陵侯將兵別圍車師

師古曰闐讀與開同

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

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

句山狹

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音鉤

貳師遣屬國胡騎

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

至范夫人城

應邵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

胡詛者

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

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

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

見乎

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

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

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

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

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

眭都尉輝渠侯謀

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電以屬國都尉擊匈奴

奴封輝渠

輝渠魯陽縣也師古曰

曰將軍懷異心欲

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

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

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

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

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

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

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

取漢女爲妻

師古曰闔讀與開同

歲給遺我麀酒萬石糴米五

千斛

師古曰以麀爲酒味尤甜糴米糴粟米也

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

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

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

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

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

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

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

會母閼氏病

師古曰單于之母也

律飭胡巫

師古曰飭與敎同

言先單

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師古曰祠以祠社

故不用

宋祁曰越本無今字

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

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

疫病穀稼不孰

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稷

單于恐爲

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

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

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

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

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

大都尉賢國人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

母閼氏恐單于

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

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

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

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

師古曰橋與矯同其

字從手矯託也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鞬單

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旣立風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

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

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

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

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

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

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

龍城祭也

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

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

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

師古曰秦時有人上

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柰我何卽穿井數百伐材

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

師古曰遺衛音弋季反

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

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

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

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

四隊

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

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

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

漢恐以爲道擊之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

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

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

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

以備奔走

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

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

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

使左右風漢使者

師古曰風讀曰諷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

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

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

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

邊警備後無幾

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右賢王犁汗王

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

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

張

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

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

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

賜黃

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

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

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

師古

日旁音步浪反

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饑

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

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

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

師古曰邀迎而擊之

鐵音工亮反

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

犯塞

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

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

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

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

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

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

烏桓

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

師古曰爲

匈奴所中傷

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

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匈奴繇是恐

師古曰繇讀與

由不能出兵卽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

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

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

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

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

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師古曰伉音古浪反

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
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
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
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
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
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
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
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
奔字毆與驅

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

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
地名也音云斬首捕

虜至候山百餘級

師古曰候山
地名也音云

斬首捕
得人名也

鹵馬牛羊二

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

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
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
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
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
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
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卽戒弘
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
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
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
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
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
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
曰逗讀與住
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
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
行音胡

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

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

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怨烏孫其冬單

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

師古

日雨音千具反

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

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

師古曰令音零

烏桓入其東烏孫擊

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

以餓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

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

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

師古曰當者報其直

茲欲鄉和親

師古曰鄉讀曰嚮也

而邊

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

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

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

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

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

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

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

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

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

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

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

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

不敢入卽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

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噉居

左地者

孟康曰噤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噤音奴獨反

其君長以下數千人

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漢其

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

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

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

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

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

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

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

師古曰奧音郁韃音居言

反

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

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

師古曰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

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

十萬餘騎旁塞獵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

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

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
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卽罷兵迺使題王都
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
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
氏顓渠闕氏卽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
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
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音呼各反顓渠闕氏
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
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音古曰胸
音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
弟伊曾若王勝之入漢獻見音材由反單于初立凶
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
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

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犍旃不得立

師古曰犍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

亡歸妻父烏禪幕

師古曰烏禪幕

禪音蟬

者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

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

衆居右地

師古曰長衆爲之長師

日逐王先賢禪

宋祁曰禪當作揮

其

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

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

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

逐王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

師古曰胥音先余反

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

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

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爲王與俱東

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

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

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

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

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

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

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

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

來汙我師古曰言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

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

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

匈奴傳上左右谷蠡○史記谷蠡下有王字
善爲誘兵以包敵○包敵史記作冒敵

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按渾窳史記作渾庾丁零
史記作丁靈本傳後文又作丁令

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三十史記作四十

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史記無鴈門二字

孤憤之君注如淳曰憤仆也○顧炎武曰憤如左傳

張脈憤興之憤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如淳說非

前陳稀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云云○臣召南按韓

王信反誘匈奴攻漢而圍高帝于平城高祖七年
事也若陳稀之反于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
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誤記後事爲前事疑
陳稀二字係史記傳寫之訛

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注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臣
召南按回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九年巡隴西

過回中宮卽此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以下文證之則在雍明矣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注云云○臣召南按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卽前文所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据後文則造陽之北凡九百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卽古之造陽

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注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

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臣召南按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卽此余吾水也

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注師古曰秦時有人云云○顧炎武曰顏注非也彼時匈奴謂中

國人爲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
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師古曰謂中
國人爲秦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
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人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

龍興寺藏板十四土卷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
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
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
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
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

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瞽樓頭爲右谷蠡王

師古曰瞽

音莫構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

揮兄右奧韃王爲烏藉都尉

師古曰揮音纏奧音郁

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與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

師古曰揭音丘
反唯音弋癸

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

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
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卽自立
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
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
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
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
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
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
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留闐敦地

師古曰
闐音端

敦音頓
又音對

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

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自

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

師古曰噶

音力
穀反

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

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瞽樓頭

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

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遯累烏厲溫敦

師古曰呼遯累者其官號也

古遯字也累音力追反

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

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

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

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

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

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

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

閼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

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

○劉歆曰多呼韓邪

三字宋祁曰浙本無破其兵三字

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

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

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

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

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爲下

以馬上

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

師古曰

人皆有此事耳

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

子孫常長諸國

師古曰爲諸國之長師也

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

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曰言忝辱

之更令卑下也

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

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

皆爲臣妾

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也

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

奴日削不能取復

師古曰且音于反復音扶目反

雖屈彊於此未

嘗一日安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

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

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

師古曰婁音力于反

郅支

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

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歟五原塞

師古曰歟也

願朝三年正

月

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

郡二千騎爲陳道上

師古曰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

單于

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鑿綬

師古曰鑿

古戾字戾章名也以戾

玉具劍

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師古曰

鐔音瀋衛字本作鐔其音同耳

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

也今則以一爲一發也檠戟十師古曰檠戟有衣

安車一乘鞍

勒一具

師古曰勒馬轡也

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

衣被七十七襲

師古曰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也○宋祁曰注文之字服字

刪當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

單于先行宿長平

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經水上坂也解在宣紀

上自甘泉

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

師古曰不令拜也

其左右

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

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師古曰即徐自

爲所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

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

漢遣長樂衛

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

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師古曰在朔方臨渾縣西

北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

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是歲郅支單于

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
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
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
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
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
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
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音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
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
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
音尺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
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

之

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

因北擊烏揭

師古曰揭音丘刻反

烏揭

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

師古曰丁令音零

并三國數遣

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

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

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

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

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

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

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

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衆

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

也簿音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

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師古

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

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

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

師古曰不可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

更共爲言要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

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爲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

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

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

山師古曰諾水卽今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

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

撓攪也音呼高反○宋祁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

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

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

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于天羞國家傷威重

師古曰羞辱也

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

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

師古曰無狀言無善狀

上薄其過

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

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

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

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

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

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

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

立郅支令居之也

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

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

師古曰悅

遂與

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

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

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於道上也○宋祁曰

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

餘財三千人到康居

師古曰與纒同

其後都

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

師古曰卽就也

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旣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

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

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

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

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

師古曰言欲取

漢女而身爲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

單于驪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

師古曰自請守也

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

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

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

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建

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築外城設屯

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

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

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

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

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

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

下之覬欲也

師古曰覬音冀

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破反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

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

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

輦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

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

谿谷水門稍稍平之

師古曰僵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

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

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

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繇讀曰徭

十年之外

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

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

師古曰卒讀皆曰卒

如罷戍卒

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

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

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論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

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以爲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茲邪放縱出

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

師古曰言

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

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

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

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

師古曰伐謂矜

其功

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

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

師古曰雖

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

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

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

師古曰言不復

顧念而留住匈奴中

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

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

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

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

師古曰言爲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

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

師古曰言

胡得之國以安寧也

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

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

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

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

皆長於

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

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

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

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

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又

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

與大閼氏一家共子

師古曰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共

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

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

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

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立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

莫臯立爲復株橐若鞮單于

師古曰復音服橐音力進反

復株橐

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

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

右賢王復株橐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

須卜居次

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當于亦匈奴氏匈奴貴族也

小女爲

當于居次

文穎曰當于亦匈奴氏匈奴貴族也

河平元年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師古曰演音衍

旣罷遣使者送至蒲阪

師古曰蒲阪東之縣也

伊邪莫演言欲降

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

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

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

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

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

師古曰享

當也實誠也

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

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

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

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

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

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

令單

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閒欲因而生隙

師古曰反閒

音居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

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

義來

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

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

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遠反

對奏天子從之遣中

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

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

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

二萬斤宅如竟寧時復株橐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

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

左祝都韓王昬留斯侯入侍

師古曰昬音許于反

以且莫車爲

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

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

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

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

烏夷當入侍

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宋祁曰擇舊本作禪

以囊知牙斯爲

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

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閼氏

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與爲右賢王

師古曰此二人

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閼氏即上所謂大遣子右股

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

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尙書事

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

生奇材木箭竿就羽

師古曰就大器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竿音工旱反○宋祁

曰注鵠當作鵬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

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

師古

曰直猶正爾

爲有不得傷命損威

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卽但

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

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

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

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

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

○宋祁曰闕當作閑省兩都

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

師古曰復亦報也

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

單于○宋祁曰賞字當作償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

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

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

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

師古曰偶音五

口反驗音塗次下亦同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

師古曰所生謂

山之所用者草木

鳥獸爲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

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

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

木

師古曰謂諸小王爲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

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

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

二

師古曰更經也更音工衡反

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憚王稽留昆入

侍

師古曰憚音纏稽音雞

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

師古曰援音爰寔音竹二反

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

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師古曰冷音零將五

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

師古曰毆與驅

前

漢書

卷九十四下

匈奴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同卑援寔恐遣子趨遠爲質匈奴師古曰錄單于受以

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

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

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

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

必係於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

故謂師古曰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

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可且勿許單于使

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

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

貴二者皆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

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

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

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

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

石畫之臣甚衆

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

卒其所

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

書遺之

師古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之

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

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

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

萬衆徼於便墜

師古曰徼要也音墜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

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

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

師古曰恢太也

迺大興師數十萬

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

師古曰操持也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

師古曰積土爲禪祭也

虜名王

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

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

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

以爲不壹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師古曰佚與逸同

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也

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穢反

至本始之初匈

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

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

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

震其西皆至質而還

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

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

先踐反音

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

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

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

師古曰伏

北音蒲反

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

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爲臣妾也

自

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

驚

師古曰驚也音竹二反

形容魁健

師古曰魁大也

負力怙氣

師古曰負恃也

難化以善易隸以惡

師古曰隸謂威也

其彊難誅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

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

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

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在益州見昭紀也

籍蕩姐

之場

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蹈也姐音紫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師古曰艾讀日刈刈絕也

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

日離歷也三

固已犁其庭掃其閭

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

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

師古曰蓄古災字

唯北狄爲不然真

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

師古曰茲

也益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

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

師古曰已止也

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

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歸怨於

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

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

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

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

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

於內辯者穀擊於外

師古曰穀擊言使車交馳其穀相擊也

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

師古曰圖謀也

置城郭都

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

師古曰歲數百萬也

豈

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

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堙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迺以制匈奴也夫

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

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

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

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

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

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

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

歲厭勝所在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舍之上林苑蒲陶宮

師古曰舍止宿

告之以加敬於單于

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

單于知之加

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

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

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師古曰回音胡內反

況等乏食

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

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

入侍

師古曰且音子閭反

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

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

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

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

取悅於

太后

師古曰風讀曰調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

次云入侍

師古曰云者其女名

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

車師後王句姑

師古曰句音鉤

去胡來王唐兜

師古曰去胡而來降

漢故以王號

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

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

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

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

師古曰歙音翕

告單于曰西

域內屬不當得受

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

今遣之

師古曰今即遣

還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

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

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

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

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

絕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

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

前

漢

書

卷九十四下

列傳

五

中華書局聚

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

服虔曰惡

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

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

使者以聞有詔不聽

師古曰不免其罪

會西域諸國王斬以

示之迺造設四條

師古曰更新爲此制也

中國人亡入匈奴者

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

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

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

師古曰與璽書

同封之函

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

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調

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

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

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

師古曰悅

白太后遣使

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

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

烏桓稅

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

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

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

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

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

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

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

師古曰毆與驅同

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

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

遣

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

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

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

重遺單于

師古曰風音立

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

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師古

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

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綬

師古曰綬者印之組也音弗

詔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

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

印文

○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

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

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綬當以

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

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率受

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

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

師古曰鄉讀曰

齋幾音鉅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

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

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

師古曰與讀曰豫

饒燕士果

悍

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

卽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

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

○宋祁曰已當作以

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

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

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己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

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

以問咸咸具言狀

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

將率曰前

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咸曰

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

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

從塞外還之

○宋祁曰決一作使

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

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

重以印文改易

師古曰音直用反

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

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

師古

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爲寇○宋祁曰注文陽字楊本作揚

勒兵朔方塞下朔

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

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

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

單于

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

師古曰後

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

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

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卽謀劫略吏卒數百

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

師古曰音紹

遣人與匈奴南犁汗

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

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

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
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
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
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
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
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
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
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
匹戲戟十

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

拜助爲順單于賜

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
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
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
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

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

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

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

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

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

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

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

日逐之遺人丁令地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

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

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

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蠱古蚊字也蠱音盲螫音式亦反毆與

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

糧深入遠戍

師古曰約少齋衣裝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師古曰罷讀曰

艾

耗損也創音初向反又次下亦同

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

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

師古曰袤

長也音茂

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

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

淮然後乃備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

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

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

師古曰調發也音徒

鈞反屬音之欲反

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

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

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

故且盡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

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

酺餽薪炭重不可勝

師古

曰酺古釜字也餽富

食精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

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

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

不

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

師古

曰累音力瑞反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

並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

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

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師古曰請率見到兵且以擊虜

莽不聽

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

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

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

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師古

畜產去甚衆師古曰歐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

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

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

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

出吏士罷弊師古曰撓攪也音丈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

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

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

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

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與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列傳

辛一中華書局聚

力日累音

鳥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爲左谷蠡王鳥珠留

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以弟屠耆閼氏子盧渾

爲右賢王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鳥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

以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

貴次當爲單于故鳥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爲護于

欲傳以國咸怨鳥珠留單于貶賤己號不欲傳國及

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

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歟者王昭君兄子

也

師古曰歟音翕

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歟歟弟騎都尉展德

侯颯使匈奴

師古曰颯音立

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

給言侍子登在因構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

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

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歎颯

○宋祁曰

厨字上當有右字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

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

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

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

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

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

而虜掠

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

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尙淺

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歎與

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

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

常車

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文易牛也

至塞下單于遣云當

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

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

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

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歎又以陳良等購金

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

大喜賜歛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

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爲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

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

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旣立貪利

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犢王師古

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

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

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

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

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逮任

妻後安公奢

李奇曰陸逮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

任音王

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

師古曰

意為此計

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

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

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

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

亂

師古曰言中聞之時也

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

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

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

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

師古曰掌距謂支柱也

音丈庚反

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

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

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

也諸國

詩稱戎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桓討難膺當也

春

秋有道守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

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

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

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

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

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

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

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之

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

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

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

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

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

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

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鞬馬從六郡良材力

之士師古曰大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進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

言也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

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

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

可以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

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

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匈奴雖

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

師古曰展

轉爲移動其心

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

無以異於貞士之約

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遺貞士爲和親之約也

而使邊

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

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

咽音晏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

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

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土

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

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

拘留漢使以相報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其桀驚尙如斯

師古曰驚

與傲同

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

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

已之詐也

師古曰襲重也重登爲其事

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

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

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

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師古曰幾讀曰

冀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宜當也

因其壞亂幾亡之阨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權時施宜

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

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師古曰晏晚也

三世無

犬吠之警勅庶亡干戈之役

師古曰勅古黎字

後六十餘載

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

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

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遽逃竄

伏

師古曰遠古遁字

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

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

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

師古曰昧

貪也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

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

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特一時之事者未可以

經遠也

師古曰媮與倫同

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

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

分

九州列五服

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

物土貢制外內

師古曰物土貢

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

或脩刑政或昭文

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師古曰春秋

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吳外也曷爲外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

夷狄也

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

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

塞露之野

師古曰辟讀曰僻

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

雍以沙幕

師古曰雍讀曰雍

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

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

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

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

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

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

之

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久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

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考證

匈奴傳下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
烏厲溫敦○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率
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
于左大將率衆降侯義陽侯溫厲敦以匈奴誹連
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卽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
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
道上○胡三省曰過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
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臣召南按此卽公孫敖所築者
也城在五原郡邊界

因北擊烏揭○烏揭卽前文所謂呼揭

雕陶莫臯立爲復株橐若鞬單于○臣召南按自雕
陶莫臯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鞬二字後書注
曰匈奴謂孝爲若鞬自呼韓邪降漢見漢帝常諡
爲孝慕之至其子復株橐單于以下皆稱若鞬自

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鞬也

單于遣右裨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莫演荀悅漢紀作黃渾通鑑作莫渾

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胡三省曰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部都尉治番和是三都尉也

此溫偶騷王所居地也注師古曰偶音五口反○胡三省曰按後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鰐意溫偶卽溫禺也後人妄於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注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胡三省曰邊人謂舉烽燧爲狼火狼望謂狼烟候望之地

去胡來王唐梵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也西域傳婁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顧炎武曰其時尚未更名應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

錄之耳

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臣召南按故印卽甘露三年宣帝所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也
因上書求故印○顧炎武曰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考證

陳朝書卷之十

年而京者永興縣故城文志云永興縣在

周土魯集故城一縣名也何德勝云永興縣

在永興縣故城一縣名也何德勝云永興縣

故城在永興縣故城一縣名也何德勝云永興縣

故城在永興縣故城一縣名也何德勝云永興縣

前漢書卷九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

師古曰後爲縣屬牂牁郡

其西靡莫

之屬以十數滇最大

師古曰地名也滇音顛

自滇以北君

長以十數邛都最大

師古曰今之邛都

此皆椎結

師古曰椎音直

追反結讀曰髻爲髻如椎之形也

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髻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耕田

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

號後爲縣屬益州郡

名爲嵩昆明

師古曰嵩即今之嵩州也昆明

州諸夷所居是其地也

音體

編髮

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

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

都最大

師古曰徙及徙部二國也徙後爲徙縣屬蜀郡徙音斯徙音材各反

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

冉者本皆冉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

種也駹音龍

略著音直反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

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躋音居略反

略

巴黔中以西

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

莊躋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方三百里

師古曰滇池

師古曰地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

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師古曰池以

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

通因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師古曰爲其長帥也

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

諸此國頗

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

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

馬棘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

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

曉南粵

師古曰番禺音蒲何反風讀曰諷

南粵食蒙蜀枸醬

晉灼曰枸音矩劉德

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笑蜀人以爲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緣

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石渠則有之食讀曰飲蒙問所從來曰

道西北牂柯江

師古曰道由此而來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禺音蒲安反禺音隅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

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

師古曰言爲天

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

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

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

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

中將

○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後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柞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

曰多同其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師古

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

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發巴蜀

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

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

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

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

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餒餒離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數反發

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

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

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

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爲損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

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

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

及元狩

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

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師古曰卽天竺也亦曰捐篤也

可數千里得

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

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

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

師古曰求閒隙而出也

指求身毒

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

師古曰當羌滇王名○宋祁曰遷史當作

嘗注云嘗一作賞

四歲餘

宋祁曰據遷史當屬上句作西

皆閉

昆明莫能通

師古曰爲昆

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

大

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

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

親附

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

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

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

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

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

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

斬首數萬遂平

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

者

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

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犍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

吏以邛都爲粵巂郡犍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

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

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師古曰風

滇王者其衆數萬人

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

師古曰仗猶倚也相

依倚爲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仗音直亮反

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

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

始首善以故弗誅

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

滇王離西夷

師古言

東嚮事漢

滇舉國降

宋○劉敞曰郭本無滇字

○請置吏入朝

於是以前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師古曰爲之長帥

西南夷君長以百八

宋○祁曰百八越本作數謝本作八

獨夜郎滇受

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

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

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

師古曰並音伴

遣水衡都尉發蜀郡

犍爲犍命萬餘人

師古曰犍命解在昭紀犍字

擊牂柯大破之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

擊之

師古曰辟音璧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

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

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

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

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

立亡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後間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間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

建龍頌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

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

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爲縣師古曰俞音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

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

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

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

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

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克反更音大克

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

師古曰曠

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

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師古曰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也

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

賁育士

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

若入水火往必焦

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

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

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

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調音

徒釣反

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

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

師古曰如亦若

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

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

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

蘇林曰皆蠻益州縣也

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

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至興國且

同亭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

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邑君曰將軍

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

降

師古曰釋解也

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

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

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

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

縱反間以誘其衆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

費不可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

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

師古曰趨讀曰

趣趣向也

立怒叱戲下令格之

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

蠻夷共斬翕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

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

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

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

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

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恨

師古

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

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

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

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

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

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

史熊

師古曰莽改益州爲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

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

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

者數萬而粵嶠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

穀王

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

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

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

下略定揚粵

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

徙民與粵雜處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十三歲

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師古曰囂音敖

召龍川令趙

佗

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

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

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欲興兵

絕新道

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

負山險阻

師古曰負背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

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

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囂死

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

師古曰湟音皇

曰盜兵且至

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

守假

師古曰令爲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

秦已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

佗不誅

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剖

符通使使和輯百粵

師古曰輯與集同

毋爲南邊害與長沙

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

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

師古曰鬲

與隔同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擊滅南海

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

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

曰周竈也慮音慮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

此皆類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

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宋祁曰甌集韻

於口反駱越種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

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

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爲佗親

冢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

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

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

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

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

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

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疾病

益甚也以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諸呂爲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

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帝

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

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昆弟在

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

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

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

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前漢書卷九十五列傳八一中華書局聚

長沙土也

師古曰介隔也

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

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

蘇林曰領山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

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

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

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

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是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

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

二十衣遺王

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

願

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駼等

陸賈至南粵王

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

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

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

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

職

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

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

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

師古曰細士猶言小

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

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

卽予予牡毋與牝

師古曰恐其蕃息

老夫

處辟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也

自以祭祀不

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

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

師古曰風聞風聲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

亡以自高異

師古曰振起也

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

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

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

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

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

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

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人國半雜蠻夷之

老夫故敢妄竊

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

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

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

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

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

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

貝五百桂蠹一器

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

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

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

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

師古曰說

讀曰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

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

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

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

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

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

而不踰約制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喻領閩粵

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

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

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

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

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

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

音先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前漢書卷九十五列傳十一中華書局影印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

曰文王嬰齊嗣立卽臧其先武帝文帝璽

李奇曰去其僭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

音居虬反

穆氏生子興及

卽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

諭

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

嬰齊猶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

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

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

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

曰姓安國字少季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

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

魏臣等輔其決

師古曰助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

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

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

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

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

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

爲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吏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

秦王有連

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卽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

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

心愈於王

師古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

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

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

師古曰介

特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

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

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

師古曰杖

亮音直反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於常也

即趨出太后怒縱嘉

以矛

師古曰正文縱謂

撞刺之也音憲○宋

王止太后嘉

遂出介第兵就舍

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第兵即上所謂云第將

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

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

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

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

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爲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師古曰賴

川邾縣人也邾音夾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爲害願

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

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

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

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

賣以爲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

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

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

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

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禺四十里粵

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

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

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封其最爲首也封其

子延年爲成安侯膠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

其子廣德爲蘄侯晉灼曰蘄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

前漢書卷九十五

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

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

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

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

令粵

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

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

師古曰湟音皇

主爵

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

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

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出零陵或下

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

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

陬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

○劉敞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

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

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

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

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

波莫不知其兵多少

師古曰暮

伏波迺爲營

師古曰設營壘

以待

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

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

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

○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

樓船力攻燒敵

師古曰力盡力

也

反毆而入伏波營中

師古曰毆與驅同

遲旦城中皆降伏

波

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

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

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

師古曰校之司馬若粵郎都

稽得嘉爲臨蔡侯

孟康曰越中所有置難蒼梧王趙光

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

定降漢爲安道侯

蘇林曰揭音

粵將畢取以軍降爲

瞭侯

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

粵桂林監居翁

服

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

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戈

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

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

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

曰卽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

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

時項王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

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卽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孝

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

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

師古曰招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

令從也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

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

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

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

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

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粗引兵去東粵請舉國

徙中國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粗擊南粗南

粗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將王恢出

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領閩

粗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

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强卽幸勝之後來益

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强滅國乃止今殺王以

盛令雖勝之後必更來也

前漢書卷九十五列傳

古一中華書局影

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卽亡入

海皆曰善卽縱殺王

師古曰縱音初江反

使使奉其頭致大行

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

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

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

與謀

張晏曰繇音搖與讀曰豫

乃使中郎

劉敞曰當作中郎將

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

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

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

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

解

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

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

師古曰遣使與

相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

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

命

師古曰聽詔命也

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

且往

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

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

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

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

舊封山州侯

不敢擊卻就便處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

皆坐畏懦誅

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

師古曰妄上也遣

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

浮海從東

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師古曰楊僕也

中尉王溫舒出梅

領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

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懷終古斬徇

北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懷姓終古名也懷音袁

爲語兒侯

孟康曰越中地也今

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籓或作禦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

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

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

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

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侯敖斬餘善侯二

千戶而此傳云封陽爲印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名敖疑表誤

○宋祁曰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

嫫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城陽王子故爲海常侯坐

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多

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爲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

西于王封爲下鄜侯師古曰鄜音鄂於是天子曰東粵陋多

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

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

師古曰戰國時

燕國略得此地

爲置吏築障

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

秦滅燕屬遼

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溟水爲界

師古曰溟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溟水居秦

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

在者王之

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也都王險

李奇曰地

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

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

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

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

師古曰滿死傳子孫名也

所誘漢亡人滋多

師古曰滋益也又

未嘗入見

師古曰天子也

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

雍闕弗通

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堙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

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

何去至界臨湏

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湏水

何因刺殺之

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

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

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

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

如淳曰遼東兵多也

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

師古曰於法合斬

樓船將齊兵

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

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

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湏水西軍未能破天

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

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

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人衆

萬餘持兵方度溟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

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

之遂不度溟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溟

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

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

師古曰親

幸於天子

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

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士卒卒皆恐將心慚其

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

使人私約降樓船

師古曰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

往來言尙未肯決

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

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

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今與

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

卒不能制

○宋祁曰卒越本作率

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

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

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

今兩將

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

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

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

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

卽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

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宋祁曰戲下

有字上當更

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

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

夾

應劭曰凡五人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將軍

王奕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爲句謂尼相與謀曰

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

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王又不肯

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

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

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政吏宋祁曰政當作左將

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

前已降漢而死者其道故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

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瀋清侯師古曰

音獲陶爲秋菑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菑屬勃啖爲平州

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左將軍徵

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

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

前漢書卷九十五列傳

贖爲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

而句踐亦以粵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

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

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

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

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

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

追觀太宗填撫尉佗

師古曰言文帝以道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宋祁曰道德

也

一作恩德

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億七年諸侯盟于寧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

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前漢書卷九十五

前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西南夷傳自驪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臣
召南按白馬氏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絕上有平
田百頃詳後書南蠻傳

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臣召南按
牂柯江卽鬱水之上流豚水在後書謂之邛水者
也地理志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入鬱鬱
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
是也今日盤江自貴州東南流逕廣西又東逕廣
東廣州入海夜郎侯以竹爲姓詳見後書
南粵傳南海尉任囂○按此郡尉也掌一郡兵事故
得移檄發兵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
也左傳卿置側室杜解曰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三
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胡三省曰高祖功臣表
有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爲將軍也

至武帝建元四年侂孫胡爲南粵王○臣召南按後
文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武帝即侂文
帝即胡蓋侂之太子早卒而孫胡嗣立也侂至建
元三年蓋亦壽百歲矣

閩粵傳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杜佑曰梅嶺
在虔州虔化縣界

人白沙武林○胡三省曰索隱云今豫章北二百里
接番陽界地名白沙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
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

封居股爲東成侯○功臣表作東城侯

東粵地遂虛○臣召南按東粵地既虛而地理志會

稽郡有治縣即故東粵王都也說見沈約宋志

朝鮮傳朝鮮王滿○臣召南按滿姓衛氏朝鮮自周
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
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立也後書傳正
補此傳之缺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胡三省曰

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

天子許遂○臣召南按許字誤史記作誅遂是也然

通鑑考異已謂漢書作許字則舊本已譌矣

相韓陶○史記作韓陰通鑑從之

長爲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路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注蘇林曰列口縣名也○

胡三省曰其地當洌水入海之口臣召南按樂浪

郡有列口縣然非洌水入海之口也志曰吞列縣

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

蟬縣矣

卷之六

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樂府詩集卷之六

